



大

大

大

詩

妖魔技倆可驚奇

覆雨翻雲得意時

女子变化如厲鬼

男鬼愚昧恋嬌姿

形消骨瘦黃泉近

攝魄追魂粉面知

曰

周信損軀君莫笑

此情多少世人迷

玉面狐現化原身將頑童延壽驚倒在地他便張開了巨

口把延壽嚼起鬪然間蹀起妖風越過粉壁落在菓木

園中拋落在荒菲草地上面他這才歸潤了前邊兩

皮利爪先將延壽上下衣服撕去可憐這延壽本是

箇千伶百俐淘氣非凡的個孩子今被狐精扔在地上扯
淨衣服直挺、赤條、倘在塵埃運動也不動

都只為 疑這孩兒多忤逆 今被妖狐把小休

素淘氣頑皮的狠 幾、乎 氣壞了他爹 爹那一個老 蒼頭

今日裡 逢、事 來相湊

雖机便 空靈近 遇妖狐

難逃走 誰教他瞞著你爹把菓兒去偷

想方才 在牆頭 逞聰明

机灵抖 淫邪事 全吞透

豈知道竟与妖狐結下冤仇 只落得

妖狐腦 滿面羞 現原形

張巨口 唬的他 真魂走

他的那素日頑皮一旦丟 赤條條

衣無有 倘在地 閉双眸

任妖狐 吃個勾 滿草坡

白骨拋撇解血流 這正是 網恢、疎而不漏

誰教他

常与他爹使性子掉猴

延壽被妖狐在菓木園中撕淨了衣衫先把那一双利爪把胸膛刺破從心口中伸進去把他的脇條抓住使勁的往兩下一分只听得喀扎的一声脇巴骨往兩下里分開現出腔裡心肝肺花熱騰騰的亂跳妖狐滿喜低下頭伸進了他那尖嘴兒吸溜吸溜的先把那腔中熱血啞淨這纔使两支爪子把那肝花五臟捺出一口一口的往那溜尖的嘴岔兒里

填放吃了箇美味香甜而且還是細嚼爛咽的那血水順著嘴岔兒直流又用那尖指甲將兩眼掏出滴溜兒圓彷彿是新剥皮兒的一對松花變蛋黏涎子滴搭直往下流狐狸也就吞在腹內只把那天靈蓋揭開伸着嘴吸那腦髓然後這纔把四肢兩脇胸膜脊梁骨等處照著全猪全羊一般按著整分兒一口的卸下來撕擄着上之肉食之不多一會只吃得遍地鮮血白骨一堆

菓園內

狐精食了頑童延壽

園兒外

未了那尋兒的老蒼頭

疊里疊邪將園門進

手拿著

一錫子濃茶一筒茶啣

本當要

親身進入書房內

因公子

挑邪禮大不相投因此前未尋延壽

料想他

在必園中把菓子偷

若不然

那一天也沒有今兒起的蚤

一句話也沒說就往外溜

偷兒的我把你拿住

大取子一頓好抽

老蒼頭

躡足潛踪尋延壽

昏花眼

直在菓兒樹上去搜

行至山坡唬了一跳

草地上

腥氣難聞解血流

老蒼頭揚着臉兒竟往樹上尋找延壽不知不覺

的行到了青草坡前來了一陣風吹至鼻中好一

陣血腥氣味底頭一看只見鮮血淋淋骨殖累累

猛一抬頭見那草坡上面一支駢子大的怪物抱着

一條人腿蹲在那裡嚼吃蒼頭一見哎哟一声先扔

了手中的茶壺茶碗那身軀便往後面一倒反到

驚動了啃腿吃的怪物妖狐往下觀看見是蒼頭

摔倒暗中說道這箇老狗才真可笑

坡兒上

一反惹得妖狐咲

可咲你

禍福無門你自己求 不向書房將茶送

到此前來你好無賴由

又不敢 揎拳擄抽來捉我

給你那

嘴欠的孩兒報一報仇 原來你

空自年高沒有用過眼

見箇狸

也直得喘一箇大跟頭

鬚髮皆白尚且惜命

你的那

胆量兒原來一丟

本當就是兒吃了你

仙姑嫌你沒什麼吃頭

枯干干

焉皮拉草塞牙精瘦

渾身上

大概撕不出四兩油

仙姑今日饒過了你

給你這

棺材饒兒把性命留

玉面狐

啃完了延壽的

那一條腿

你看他

抖了抖毛兒擦了擦嘴頭

將身一蹶騰空起

九條尾

把施風兒亂攪打滴溜

頃刻間

妖狐暗遁歸洞府

草坡下

摺下了眉鷲的老蒼頭

蒼頭在草地上躺了多時酥醒過來扎掙了半天渾

身上的骨軟筋酥在也爬不起来好容易將身坐

起揉了昏花二目先往那草上面覓睛不見了狐狸心中
畧畧放点兒末兩條腿也竟有些主腔骨兒站起來
細看解血白骨明知是孩兒延壽被狐狸所害心中
又是一痛復又栽倒在地上面幾乎被方才摔碎了
的茶壺茶碗扎破了面皮重新復又爬起向肩那啃
淨了的骨頭老眼紛、落泪

蒼頭痛

滿面交流傷心的泪

揉脚槌胸口打嗝

可憐我

命運衰

自幼兒

在周宅

到如今

年衰邁

未傷德

過心不壞

不妄為

不貪財

不續絃

怕兒受害

好容易才拉扯起這小英孩

為只為

續香烟

傳後代

我若死

他葬埋

不暴露

我這骸形

為什麼忽拉巴的降下這等灾

想必是

老天爺

把我怪

又何方

我遭害

害了他

何若來

老天爺呀錯報道還該也不該

這蒼頭

哭箇哀

無指望

犯疑猜

這妖怪

從何來

猛然間想起去祭掃坟台

蒼頭說

此禍總因公子起

待我去

先到書房細問明白

義僕忠心為主

落泪嘆息恩人

新

懨懨度損病昏沉

為貪歡樂乎命盡

水

妖狐雖宜浪

周信特宣淫

延壽命該因

令

只落得老蒼頭無處把機關問

蒼頭痛了延壽一場思想這精怪的原由多半是清

明拜掃的那一日我家公子在園中遇見一箇什麼胡

家小姐我想青石山下人家雖然不少並無胡姓的這

就有些奇怪可疑而且這裡的居民都是些庄農笨汗

俗子村夫他們家的家眷也不过是野婦村姑痴兒蠢

女那里有千嬌百媚的佳人落雁沉魚的女子那時節我

就有些疑感適纔親眼看見一個九條尾巴的狐狸竟把我那孩兒延壽吃了老汗的結果收元將來無了倚靠這到是一件小事倘然這箇妖魔若要傷着了我家公子斷絕了周氏門中的香烟後嗣使我蒼頭將來死在黃泉之下怎見我那上輩的恩主蒼頭想罷也就不顧方才雜碎了的傢伙於那骸兒延壽的骨殖一直下了山坡出了園門竟奔書房來尋公子

書房外

蒼頭不敢將房門扣

怕的是

驚了公子早安眠

上台兒

唔破窻紙偷眼看

見公子

錦被蒙頭睡的正恬

不敢呼喚將聲兒使

窻兒外

輕咳嗽了兩三番

實指望

驚破了步

魂往外邊向

老蒼頭

好把方才怪事兒言

不想到

公子與妖

狐熬了一夜

透身

軀似死狗一般

急的蒼頭把窻戶打

大声道

窻前

紅日已上三竿

快些起來先梳洗

喝碗茶

早點心吃眉也香話

一連問了好幾次

窻兒內

無知公子把身翻

听了听

外面是蒼頭來話

打了个哈什听了半天

没好氣

一咕嚕爬起揉倦眼

使性子把錦被掀

大讓道

有什麼要緊急忙事

也必得

等看我衣裳穿

耳根底下不住嚷 故意的

倚老賣老的討人嫌

多睡一會兒什麼要緊

你抓住

李二胡子闹反了天

這些時 本來我就不理你

你到尋來討厭煩 周公子

一欺心非理的話

都只為

狐狸纏繞性情偏

憲兜外

背了央的蒼頭渾身戔

說的我這

兩支老眼要教他氣藍

老蒼頭因見延壽被妖狐傷害哭了會子倒把延壽

摺在了一邊惟恐怕公子也過了害豈不是斷了周氏的

香烟我是他家的老僕沾过上輩子老主人的恩惠豈不

於心有虧難對天地鬼神因此前來一則照着公子二則

通知這樁怪事想不到的好容易教他起來反到听了

他許多的閑話本當要隔着窗戶分办几句越教他說我

是倚老賣老特意撞冲幼主無奈輕聲說道公子不

必動怒非是老奴特意胆大前來攪擾公子的美因
 有緊要的事故所以等不得公子醒醒急：前來面當
 回稟周公子听蒼頭的話兒柔軟雖然是勞病人的肝
 火盛在這裏不是的老人家跟前也不能去縫兒就下蛆少
 不得披上衣服下床來推開了風門子說蒼頭你只管進
 來有什麼要緊的事情細細面稟老蒼頭在意外連：答
 應走書房見公子獨坐床前斜跨引枕身倚靠鞦韆面
 色黃焦形容憔悴十分难看

蒼頭看

公子的形容代有大病

想不到

幾天不
見就這樣的各別

太陽塌

腮夾顰

滿臉上

皺紋疊

精神少

氣色呆

黑且暗

光彩缺

代憂愁

少歡悅

不見他

一箇月

較比
著從前瘦了好些

眉稍兒

往下斜

眼珠兒

神光滅

鼻梁兒

青筋疊

嘴唇兒

白似雪

他的那

机伶兒
沒有淨

剩下了呆

倚靠背

身歪咧

跨引枕

軟怯怯

衣上鈕

未扣結

厥胸膛

肉垂血

臊條高

脂膘鱉

俩胳膊

了細下蹇过麻稽

床上被

未曾叠

汗巾兒

褥下拽

香串兒

一傍拋

床底下

橫扔着一隻福履的鞋

老蒼頭

悲切

要用言

哽嚔噎

輕伸手

把腕捏

見公子剛要抬身眼冒金花一箇趔趄

老蒼頭

放声大哭呼公子咱的了

好想不用呀我的糊塗大爺

蒼頭見公子這等光景十分悲切早把那痛念延壽的

心腸全拋在東洋大海的外邊去了咄、嗒、的向公子說道我

的主人老奴才因為這時公子常、的生氣不敢前來冲

撞主人且躲避了儿时，雖想到就病到這樣，請公子把染病的光景原由說破，聘請高人先除邪祟，然後再與公子調治病症。周公子听蒼頭之言，十分不悅，說道：「你這老奴才益發老的顛倒了清濁世界，朗乾坤我這等清白人家，那里有什么邪祟？我這病不過是岳崗緊要的症候，只用清淨的書房裡靜養几时，自然也就好了。」這也直得大驚小怪。蒼頭說：「老奴才實對公子說罷，今早煎了一壺好茶，欲遣延壽與公子送來，誰想呼喚不省。」

老奴只道他往園中去偷食菓品偷去的前去，拿他不料行到園中，遍地鮮血白骨一堆，不見延壽草坡上蹲着箇驢子大的狐狸，黑身白面，几尾猙獰，將奴啼倒在地。及至爬起看時，并無所見，祇有骨髓血跡在草地上面。延壽定然被這妖狐吃了。老奴前來本為稟明這件原故，誰料公子又是這般病症，叫老奴悲上加悲痛，上添痛。

蒼頭痛

痛的是方才公子的話

真箇是

不知心的言語 叫人怎耽

他據說天下無妖怪

我方纔

眼見狐狸在菓園中

他把我兒吃了箇飽

只剩下

一條還尚未吃完

這是我

方纔園中親眼見

他當編的謠謊山

本當覲面分爭個到底

到像我

病人前又把病添

不如順情說好話 免得直綑惹人嫌

想罢代笑胡公子

老奴才

心迷惑言語倒顛

雖然是 一特延壽尋不見

那孩子

不知何處去貪頑 代老奴

前邊辦公子的飯

再去尋他却也不難

蒼頭原是怕周公子添病所以纔用假話搪塞與他誰

知周公子當作實話假意冷笑說道可不是我往你捨

辭奪理你在我們周家兩三輩子我是你從小兒聽着

我長到如今有什麼事從不瞞你這些時原為有病必須

要在書房裡淨淨的將養並不是我一箇作家主兒的有

什麼私曲遮瞞著你、就造作謠言什麼妖精咧怪物咧

又什麼骨頭咧鮮血咧說的這麼唬哩唬啞的嚇唬人摠然

有些踪跡你知道一箇影兒是誰作的你心裡別想什

麼你別瞞着我病之歪之的自然有正徑主意

普天下 誰人若有虧心事 必然要

於辭 要評論一番 周公子 一味 心一味的撓理

並不把 荅 的言辭仔細忖 信妖邪原是護短

假說些 正 光明君子之言 笑 荅頭說你仔細想

那延壽 平常淘氣愛貪頑 果然不在俗園內

你可就 立刻 把他找回還 倘然死在果園內

也有 尸骸在裡邊 據你說 妖精把他生吃了

也必定 扔 他一套破衣衫 依我說

你 前頭歇爾罷 等着那 早 得了好爾食

蒼頭諾之連忙退 公子心中好歡 誰 他丟了兒子事

单等着 到晚間小姐前來細之盤桓

詩

芭蕉窗外秋風颭

窓中人未詳其細

風度窓來人莫知

窓前老僕空悲泣

悲泣不因兒壽夭

亦不自悲老年紀

曰

傷心都為主人悲

眼前公子埋草裡

周公子一肚子鬼胎早攪著精神短少聰明昏

昧夢魂顛倒食息失常而且是形消骨瘦氣

短神虛滿心裡知道是自從清明祭掃先塋以

來與胡小姐交接往來之故只是這段情節不好

說破連自己染病的形容都怕被蒼頭看見因
他是箇忠耿之人倘然叫他識破他必要把前後
門戶防範個甚嚴晝夜巡邏看守起來那胡小
姐的往來可就大的不便因此半月以前就拿他
的錯縫兒一進書房就忍著心不給他個体面唬
的蒼頭再不敢進書房所以他主僕二人有好一
程子沒有会面今日聽見他回稟果然見怪之
事心中也就有此疑映只是羞口難開不肯把真
情吐露還是走著那不慚愧的面皮逞著那
阿公子兒的脾性把個義僕蒼頭連吡代扛的
支出去了獨自一人坐在書房拍心自問以覓著理
愧情虛且慢說我這行為對不過義僕蒼頭
連我自己也對不過我自己

書齋內

公子自己把良心問

常言道

蛇的窟窿蛇自知

從發付了蒼頭去
周公子

病在心中胆也虛

思量起

自小遇先人的訓教

禮廉耻無所不知 不幸雙親辭世 就甚我

獨立成家也該 樹大自直 清明祭掃坟塋 原該當

至至誠誠 盡人子的心 為什麼 絕完陽宅裏曠

全沒有 追遠的半點意思 到園中

遠望 見胡家的女 日應當 掣步 抽身躲避 急

不我 不躲胡家女 且蒼訕著往裡躡 幸遇著

子女不嗔談了多會 倘然要一 啞噴人什麼意思

此從 以來直到今日 指兒將及半載 並無半箇人 知

他的這 來往的形 跡令人可疑 若要是

疑 是一個妖邪輩 妖邪豈有這樣風姿 惑者那

妖精能變多姣女 再不能 又 彈琴又會作詩

而且是 談吐風流人雅致 據我睛

是官門中閨女定而不可疑

周公子被妖狐所惑認準了是個千金小姐雖有老

蒼頭的金石良言他的那殼中本性迷了箇結實再也

不往是妖怪上想俗語兒說當局者迷就應在

了此人身上尋思了半晌依就合著衣兒倒在那
未曾疊起的錦被上面打起呼來一心安實的朦
朧睡去意外面的義僕蒼頭雖被公子逐出未敢
擅離書房的左右听了听公子仍然睡了他這德出
了書院的月洞門到了外面的班房裡面看班房
鬼說你老人家才打上頭下來的到這裡有什麼
事嗎蒼頭說我在這裡坐有你快去把咱家的長
工佃戶都與我傳來有要緊的事故與他們商
議那人答應一聲拿起一箇銅鑼走到了大門以外
篩了箇啞的乱响公子宅內所有的家人也有地裡
砍高糧搬穀子的也有場里磨鋤刀動簸箕子
的撂下了活計一箇個都來在了班房以內陸續
俱見過了蒼頭都問道有什麼事故

蒼頭嘆 含悲悄悄都來到 大回谷說俱已齊

咱家中

有什麼
事故把

鑼篩起

想必
是為難過於緊急

此因我等仍下活計

代連顛恐怕

候快情由告訴等

赴湯投火分內所宜 蒼頭說 咱家公子因何病

大眾說我們不知 自從那 月以後就分付遇

不許往 裡頭院裏混 規矩 夏至後

拔完了 夢子就 無曾會面 少大爺 從出來有兩月餘

誰知他 生病何那 不生病 們誰敢氣著他

你老人家 管內外家務的事 問我等好躑

蒼頭說 公子染病都不曉 咱家內

妖怪 迷人可是 有 眾人都說有 有 咱們這

常鬧妖精這是情而必實

眾人一口同音都說是有的一箇長工指著

一個佃戶說道你老人家問他 是親眼睛見的

我們家煮飯把鍋蓋一掀飯都沒了滿一鍋

長尾巴蛆滿鍋台上噉滿的亂扯啼的我們

家裡嚷呀一聲栽倒在地從此之後他就疔了撕

衣罵人拿刀動丈又一箇長工說道你還不知

道我們家呢留著祭財神的那一支紅公鷄

兇無故的往自我旺旺的乱叫照有達子狗似撲
声音啼的我往外飛跪他会赶上我撕破了衣裳
又用手指着那一個佃戶說道他們家更怪那個
人赶首說我們家的事千万的別提長工說說
了何方他本是新娶的娘子半夜裡嚷呀一声
踪影全無点上燈細看窓戶門闌的好。兇不知
去向大家影兇出去尋找到了天明總在林梢塚
上我著至今还是昏迷不醒这些長工你言我語
的家家都有怪事也不計其数老蒼頭听了
这些言詞心中越發沒了主意

这村内 家：都有精邪闹 梳擾的

家宅乱狠不相宜 蒼頭却也無主意 向眾人

反說 我的怪事更稀奇 今早起 果之中去尋 延

草地上 鮮一汪白骨数支 又望那

青坡前抬頭一看 見一箇 黑身子 的几尾 狸

形像兇 令人观眇真可怕 身兇雄狀大 駱如

蹲在那

土山子上面凶如吊

抱一條

雪白的人腿啃着吃

嘴了我箇

來不見

到此刻

延壽我

無有踪跡

嘴了我箇想來必被他吃了

因此上

傳你

來把妙計思

大家都說尊使

且跟著

你老人家去看虛實

衆長工佃戶的家中有多半子被妖狐攪亂過

的人，含恨箇個生嗔就是那沒遭過妖精攪

過盼有帮之他們早日的除了精邪鬼的臨到自

己頭上也是家反宅乱人口不宣聽見蒼頭說是

親眼睛見了妖精吃了延壽齊都壯起氣來說道

你老人家不必害怕率領有我們衆人同到園中一

齊忿勇把妖狐捉住給延壽報仇与本地除害豈不

是好我等無不願往蒼頭說好却是好只是那

妖怪必有神通你等都甚些庄農笨漢焉能

甚他的对手倘然要再傷了人命豈不是求福

得禍自惹非灾俗語說打不成狐狸惹一屁股騷

不是兒戲的大家不可輕舉妄動大家說你老
人家這等胆兒小我等自然有個主意

休驚怕 我等情願全都去 捉住那

害傷人的妖媚妖 村中居 防賊盜

家：有 鎗合刀 這傢伙

真不少 平日裡

庄稼一完日夜演操 長杆子

短單刀 流星錘 窩里炮

虎頭勾 連環套

還有那撒手兜傷人的生鉄鏢 大線鎗

好幾條 不亞如 過山鳥

鉄沙子 一大包 有錢糧

有大藥 盡都是

糶糧食的時節打集上稍 沒傢的

也不少 也得把 兵器找

有木把 有通条 赶面丈

剗水杓

長鋤頭

大鉄鋤

還有那寸鉄為凶的切菜刀 不多時

手忙脚亂都齊備

齊說道

管叫精邪無處逃

妖魔遠遁

重新寃問

何處去搜尋

空使久恨

休悶休悶

頃刻戈矛成陣

骨色尚新

血痕猶潤

傷哉老僕心

見者誰能忍

發恨發恨

不是村民愚蠢

許多的村夫笨漢佃戶長工連忙的走到各自家

中拿了器械不多時俱已來了齊說咱們家人

殺了還不走嗎內中有一箇長工說道別這麽性

急咱們都有了兵器咱們領兵的管家老頭兒

還是空著手兒呢。大家說別瞎鬧了。咱們這些
強兵猛將。難道說還臨到著他老人家往妖精動
手打仗嗎。又不是御駕親征。城什麼體統呢。那
一個長工說你這個古爾詞。誰已你編的。這鬼造謠
言來了。我看他老人家空著手兒。我叫他老人家
掣上一條拐棍子。倘然咱們打了敗仗。他老人家
柱著还好跑的快。當些兒不然。跑不動。剩到後頭
叫妖精赶上。抓住吃了。豈又不甚一條人命。衆人
言道。你还往下說。麼。未曾起兵。你先說不幸之言。
這就該推出轅門。斬首報來。長工說這宗娘的貧
法兒。咱們大家走罷。
中村漢

你言我語紛紛亂

齊都說上菓木園來

老蒼頭

眼見狐精在園內

鮮血骨頭看明白

原妖精唬破了胆
老人家

心只是箇犯疑猜

今日這

衆人手內掣兵器
人多甚重鬧

咳

總有妖精何足

因此上

將他的也壯起來
老胆兒

撩著衣

率領

人在頭里跑

倒像箇

當出馬的老英才

進入園中說都莫嚷

修把那

妖精驚啼的開

扛鎗先把火繩撈

妖精你

叫我你可是何該

按了苗頭一拉火

必定要

兜首下
顏子打 你的哐哐

拿單也就接道

這園中

寬綽架式拉的開

先砍門叫他

怕鬼一定發吠

趕着就

一個健步躡過去

起勢兜一刀幹
下他的腦瓢兒來

扎杆子的說

眾別听他們乍刺

隨我來

叫咱們
看見他 舊走不開

把我這

後手一垂前一抖

杆子
尖爾

顫出朵滴
溜圓的花 辦兒來

管教他

兩根 我把杆子撒

脚底下

站了椿兒把勁塞

舊首把棍橫里下一掃

官叫他

四支瓜子朝
天把脊梁背

兜棒

你們就

的網網了抬的抬去

拿活的

叫管家
細細看

審箇明白

眾庄農還要往下胡吹混噲老蒼頭說你們是

幫著我捉妖來了妖怪还未見面先說這些散話
依我說這菓木園子哨着雖然不大方園下里也
有好几里地的道路咱們大家伙分頭四散各自
我各自的誰要看見了高叫一聲咱們大家把
看場院的那兒大家一合都奔了你去并力捉妖豈
不是好衆人說到底兒是老人家有算計兒說
出来的主意果然有準兒不像你們雞一嘴鴨
子一嘴自己誇嘴活像辯嘴不是誇嘴怕你們
打嘴老蒼頭說你們的話只是嘴字兒太多碎
嘴子嘴叨就是那磚瓦下面去處不搜那里面有妖
精的影形不多一合大衆都來一齊說道我們各
處都尋到只是並無妖怪

齊說道

並無妖怪的形與像

我們等

摺翻磚無所不移開不知他往何方
瓦莫非是

你老人家特意的吊歪老蒼頭聞訖此話高声道

我方纔

親見

孤狸是眼爭地白

你衆人

未
曾
見
心
中
不
信
給你們
算對証
免
得
疑
猜
蒼
頭
站
起
急
忙
走

回
著
頭
点手
鬼招
呼
說
隨
了
我
來
大
家
答
應
同
站

抖
了
去
渾
身
上
的
塵
土
埃
一
來
到
青
草
下
坡

年
老
蒼
頭
淚
滿
腮
瞬
見
了
幾
條
白
骨
心
中
慘

一
堆
鮮
血
腹
內
哀
讚
嘆
他
朦
朧
無
知
紀
小

糊
裡
糊
塗
遭
此
連
一
箇
因
骨
不
曾
落
下

你
前
生
不
知
造
下
什
麼
罪
來

我
是
你
的
爹
心
中
慘
親
鬼
女

他
叫
死
了
個
不
明
白
傷
多
會
搽
干
眼
淚

咬
住
了
牙
根
止
了
聲
哀
向
眾
人

說
你
們
過
來
驗
尸
骨
這
就
是

害
命
傷
人
妖
精
的
對
牌

蒼
頭
說
方
纔
你
們
尋
不
着
妖
精
說
是
老
眼
迷
離
看

的
不
十
分
真
切
你
們
看
這
骨
頭
往
血
可
是
真
的
不
是

眾
人
向
前
依
頭
細
看
一
箇
唏
的
吐
舌
納
悶
這
也
甚
真

真
奇
怪
有
几
箇
甚
寬
慰
老
蒼
頭
的
意
思
說
道
惟

有骨血是個對正焉知道果然是延壽的不甚咱們
大家找他的衣裳若是我著了他可就甚延壽甚
疑了衆人說罷有幾個年青好事的跑下了山坡不
多一會夾着那延壽的破衣裳跑上了坡來說道果
然這死了的真甚延壽

衆庄汗 跑了坡來齊聲道 小延壽

真是情屈命理該 提溜 這衣衫不住的抖 可不是

延壽的汗襖 破鞋 老蒼頭 物見在人亡心酸痛

一伸手 忙把衣衫奪過來 越越甚越看越痛

賭氣子掄 地下摔 向衆人 這甚 德老天不佑

元了往草 斷了我 傳 後代的小英孩 但只 過於的可慘

小人兜家 碎 骨分身被妖怪拆 似這等

人命關天非小可 而且是 死 的最慘令人可哀

老蒼頭 大放悲聲 嚙痛 蹶脚 捶胸 氣滿 懷

衆人上前齊解勸 你 老人家別想不開

既然延壽身已死 合 該不是你的莫孩

這算是

你老人家填还的勾了

不是你
的鬼女

強求不來

倘若要

他氣的你得了病

奉劝你

止停悲商量正事

难道还

著 留 尸首去報縣台

凶手是

精作怪的妖邪輩

不像咱

有家有業怕的差

報了官

再也不能完此業

就是那

包公也撕擄不開

我劝你

不必啼哭心恹切

等我們

撮起了血跡揀 起了尸骸

咱們这

園中都是潔淨土

起人多

掘個深坑把葬埋

老蒼頭捺干了眼淚細听眾人的議論果然說得

近情近理連忙的说道你等劝解的甚金石之言

恐我為著延壽哭傷了我自家的身体但不知我

这一把老骨頭把他留下几年可以葬埋於我並非
為扶養延壽原為的甚公子年幼尚未成丁老主
人遺下的家私当年並非容易不想到今岁清明
坟前拜扫偶然遇着了個什么胡家小姐攀談了
多会及至回到家中再也不出書房打量他在
書房中專意讀書誰也不敢近去攬擾誰知今
早我去把因中逢妖之事前去回稟於他誰知
他形消瘦滿臉妖邪氣色叫我心中甚
是可疑如今起有你们在此帮着我先埋了延壽
的尸首箇在外面留心尋訪那有本領的高
人或甚名醫或星術士答救咱家的公子要緊

蒼頭道

大家即已都在此且自先来把我帮

將尸首

與衣裳

掘個坑

把他葬

非是我

恨心腸

誰叫这不送終的孩子竟坑了爺娘

中人听

大家忙

將白骨

細收藏

撮起血

連草莽

掘坑的

鋤頭揚

坑裡面

擺妥當

蓬上土

好悲傷

似這等乱下葬皆因是沒有陰陽

埋已畢

把傢扛

齊到那

外邊廂

老蒼頭

恨有腸

捉妖事

與中商

病的病

亡者亡

好叫我心裡慌的慌

中人說

不必忙

有箇人

手段強

吃遍了

这一方

會画符

捉魍魎

提起來

姓字香

非凡品

是道裝

半仙之体不露本相假顛狂這如今

鶴駕暫接迎喜觀

是一位

有道行的真人他的大姓是王



